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 第十三回 縱刺客贈款南歸 對強鄰觀兵中立

話說賈炳仁既擔任前往行刺袁世凱，因什麼事未幹得來，就要失手呢？卻為賈炳仁平日只是憑著一點憤烈之心，只願把性命相搏，至於如何方能刺得袁世凱，卻不曾計算；且直隸總督衙署森嚴，賈炳仁本不曾進去過的，如何能近得袁世凱？所以擔任此事時，雖一團熱心，及到中途，頗覺有點難下手之處。因此付道：「如事做不來，就犧牲了這條性命，實在可惜。若是到此時便反悔了，實惹天下人恥笑，這樣就不是大丈夫所為。」想到這裡，即無退志，便鼓起餘勇，直望天津而來。

因直督衙門，卻有兩處：半年駐於保定，就有半年駐於天津。那時直督恰可駐在天津地方，故賈炳仁到時，先在天津揀一間旅館住下。心中正計算如何方刺得袁世凱，滿意待他出衙時，迎面用手槍擊他。想自己是曾經練過手槍的，準頭命中，頗信得過。且除了槍擊，就沒第二個法子能近他身邊的了。正想像間，忽聞金鑼震動，呼喝之聲，灌徹耳朵裡。正問店中小廝是什麼事，那小廝道：「並沒別事，不過北洋大臣往租界拜會領事府，今欲回衙，經行此地的。」

賈炳仁聽了，就起身向窗外張望，早見那一頂八抬大轎子，已經過去了，心中卻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又付道：「自己若早到一天，打聽得他往租界會客，今天就可乾自己的事。今他過時，方知道是他經過，一點事也沒有預備，亦沒分毫佈置，卻行刺不得。今失此機會，又復待下次了。」嗟歎了一會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即出外遊行，欲打聽袁世凱再於何時有事出衙。不想兩三天總沒消息，心上已不勝懊惱。那一無清早起來，旅店裡早有紅單派到，直督袁世凱因感冒告假，一月不理事。賈炳仁看了，心中頓吃一驚，因自己所要乾的事，實不能告人，若在天津居住過久，必要動人思疑。今直督又告假一個月，想這一個月內，袁世凱必然不出衙門，怎能行刺得他？若再過一個月，盤川固然用盡，且恐誤了事，如何是好？左思右想，計不如謀進督署，好親自刺他還好。想罷，便拿定了這個主意。原來賈炳仁卻有一宗絕技，凡人志士，罕能做到的，卻是飛簷走壁，上高落低，頗為矯健，故決意先進督署，踏看地方，到次夜即行下手。且刺人者，用刀較用槍還有把握，所以賈炳仁就轉這個念頭，早拿定主意。

那日等到晚飯後，折到督衙左右，往往來來審視了一會。

只見督衙後壁，緊貼一間民房，卻是營小販的。時已入夜，各家都已閉了門戶。是夜又值一月將盡，月色無光，更有微雨，路上行人絕少，賈炳仁便欲縱步跳上那間民房，然後轉登督署。

忽見一個更夫擊柝前來。賈炳仁恐為所見，卻閃過一旁，讓更夫去遠後，走回那間民房附近。見側邊有一條石基，就踏上石基之上，翻身一縱，已登上瓦面。不想為時尚未夜深，那間民房內裡，那些人還未睡著，聽得瓦面響動，早已大聲呼喚。

賈炳仁恐驚動別人，先鬧出事，就不動聲息，急折上督署後牆，卻沿牆而進，已到督署上房瓦面。從窗口向下面一張，覺外面隔一道天階，直出就是簽押房。惟天階上面，統用鐵枝遮繞，頗難以下去。但見上房內，有兒個婦女還圍在一張桌子上打麻將，旁邊立著幾個丫環遞煙。那時國有微雨，上房內無人出進。賈炳仁卻伏在瓦上蛇行，直過前座瓦面，再向下張望，正是簽押房地方。只見袁世凱在燈下閱看文卷，旁邊立著一個跟人。

賈炳仁看得清楚，覺此時下手最好。但各處天階，俱用鐵枝支撐，以外就有門戶，俱已緊閉，反覺無從下手。心中自恨失此機會，計不如明晚再來，帶些鐵水，把鐵枝弄折了，直下去取他一命，實在不難。想罷，便想仍沿舊路回，至那間民房瓦面上，然後轉下來，已是二更有餘，還虧沒人知覺。回寓後，只托稱遊行街上才回。過了一夜，次日即購買鐵水，預備晚間所用，惟望這一夜天仍有雨，好便於幹事而已。

不提防自前一夜，賈炳仁縱上那間民房之時，已驚動內裡的人。次早即探著瓦面，覺牆上尚有些腳印。況跳上之時，用力不免過猛，已把幾塊瓦踏破了。看過腳跡，直望督衙而去，心中益發詫異，少不免把此事對鄰人及親朋訴說。恰督衙那位伙夫到來，都是平日會談慣的，就對他說及此事。那位伙夫記在心裡，卻回衙中將這一件事情報告。就由督署巡捕踏勘了一回，忖度此人登督衙瓦面，究有什麼用意，料他次夜一定再來，即密囑手下各人，分頭伏在瓦面上窺探。

賈炳仁卻不知道已經洩漏了事情，只等到夜分，依舊前往。

是夜路徑較熟，直踩到簽押房瓦面上，不想早被巡捕各人見著，卻把暗號傳告手下，即一齊動手。你道賈炳仁一個人如何走得脫？即被衙役拿下，急搜身上，並無一物，原來賈炳仁見衙役來捕時，已把鐵水及小刀，概行丟掉了，只道衙役搜不出兇器，也不敢（致）有什麼大罪。忽聞一人呼道：「這裡遺下有一把刀於呢。」賈炳仁聽了，即知道被他們搜出利刃。自己所謀的事，料不能不認。當下即由差役押賈炳仁下來。那些巡捕已當這件功勞，料然不少（小），乘夜報知袁世凱，報導是拿了刺客了。

袁世凱聽得，想了想，即令巡捕官獨自進來，問個備細。

那巡捕官便把先一夜看出形跡，是夜派人偵察，當場拿獲，便拾得利刃一柄，從頭到尾，訴說一遍。袁世凱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倒是你們小心可嘉。但此事總要秘密，不宜傳出外人去。外人言三語四，弄得城中不安靜。怕那時更有宵小之徒乘機教做謠言，不免居民惶惶，反為不美。你且退下，不要張揚。便是別人問起，只說沒有這等事罷了。」巡捕官說一聲「卑職知道了」，即退出來。

袁世凱令帶賈炳仁進來，令將他身上搜過，並無兇器。即令各人退出，獨自訊問那賈炳仁。時賈炳仁自忖被拿後，必不能免於一死，因是當場捉獲，更搜得兇器的，還有什麼可說？

只得立實主意，直供不諱。因此，到時立而不跪。袁世凱亦不強他跪下。那袁世凱道：「你獨自一人，身懷利刃，到本衙瓦面上，要幹什麼事？」賈炳仁笑道：「自然是要來刺殺你的。」

又何必多問？」袁世凱聽了，登時面色一變，卻道：「你好大個膽子！你既謀刺我，這罪案非同小可，你還敢直說出來麼！」

賈炳仁笑道：「好大個人物，還說這些話！原來不值我一刺的。須知謀刺你的事，我有膽子要幹得來，難道沒有膽子說得出。若說句話還不敢，尚講什麼實行呢！」

袁世凱此時覺此人好生奇異，便問道：「你究竟是姓甚名誰的？」賈炳仁道：「我是姓賈的，名喚炳仁。今既被拿，欲殺便殺，還端詳名字做什麼？」袁世凱道：「父母生你，本望你有些成立的。你要乾這些事，難道不畏死的？」賈炳仁又笑道：

「我畏死便不來了。」袁世凱道：「你同黨有若干人呢？」賈炳仁道：「總不能說得許多，只各乾各事罷了。」袁世凱道：

「現在來謀我的，又有幾人呢？」賈炳仁道：「一人制一人，那消許多，只我一人到來，要乾此事。今我既不幸被擒，只合殺我一人，不要株連別個，致為我一人累及無辜。」袁世凱道：

「你還有點仁慈的心。但我有什麼不是，卻要來殺我？」賈炳仁道：「方今公理漸明，若那些只圖高官厚祿，擁護一姓專制的君權，不謀國民平等的權，不還國民自由的福，是專制的民賊，我們便要殺他。」袁世凱道：「這樣，內而北京，外而各省，凡在仕途中的，倒（都）要刺殺了。試問你們又那裡刺得許多？」賈炳仁道：「愈執大權的，愈要先謀殺他。大人官鎮北洋，握幾鎮兵權，若是念及國民，那一事幹不得？你還只是隨眾浮沉，怕中國裡頭要殺大人的，不止我一人了。況新近發現一點事，大人的宗旨必要誤國害民，大人想還記得。」

袁世凱聽到這裡，反驚詫起來，口呆目定，好半晌方問道：

「本部堂什麼誤國害民？新近發現的，又是什麼事呢？」賈炳仁道：「大人真個不知麼？現在政府裡頭，主張聯俄，那個不知道是王之春提倡，你來贊成的？大人試想，俄羅斯是什麼國？」

既分割了波蘭，又欲分割土耳其，近來蠶食蒙古，虎視滿洲，狼子野心，還要與他聯盟，正如引虎自衛。故先要謀刺王子春與你兩人，好絕後患。」袁世凱聽了，笑道：「你不知東京拒俄義勇隊曾舉代表來見我麼？我那有主張聯俄這等下策！我初只道你是有點見地的人，不想道路傳言，就信為真，致自輕身命，冒險來乾這等事。」說罷反大笑不已。

賈炳仁看了，也感觸起來，暗忖：「袁世凱這人好生奇異，若別人做到總督地位，那個不小題大做，要殺人示威？今自己要殺他，又是當場捉獲的，若在別人，無有不把極刑來處治自己的道理，他偏有一番說話，與自己面談。我要殺他的，他不以為仇，反如此謙虛，實在難得。料他必有個深意。看來又不免要誤殺他了。」想罷，即道：「大人既不是主張聯俄，是我的錯疑了。但錯疑了聯俄的人，也沒有錯罵那專制的民賊，我這點心卻不易解的。」說罷，復仰天哦道：

炸藥轟開新世界，狂瀾倒盡逆潮流。

此生羞讀支那史，有幾男兒識國憂。

袁世凱聽到這裡，也不免感觸。細看那賈炳仁不過是二十來歲的人，卻肯如此冒險，料他都是革黨中人，要學俄羅斯的虛無黨，來做暗殺的無疑了。細想他又像劉鐵升、湯榮健之流，有點志氣，亦有點膽量的，倒又可敬，就真誠說道：「本部堂說不是贊成聯俄的，你有懷疑沒有呢？」賈炳仁道：「這都難說，因我平生將己比人，向不好說謊，就向不疑人有說謊的，且我不曾把假話說來。若大人做這個地位，還說假話，就出人意外了。」袁世凱道：「本部堂今把你省釋回去，你卻怎樣？」

賈炳仁又笑道：「這更是笑話。大人方問我同謀這件事的有若干人，還怕要株連黨獄是真。我卻是當場捉獲的，大人如何肯放我？今我再實說，這件事只是我一人乾的，不要再起株連，只望大人不加嚴刑責供同黨，令我認供便是萬幸。若說縱我回去，如何敢作此夢想？」袁世凱道：「本部堂若要株連時，早把你發具嚴訊了，你明明說各乾各事，謀刺專制民賊，可知你黨中不止你一人。但今不必多說。本部堂實借你的愚莽，又怕你的凶狠，只還敬你的膽志。今實在說，本部堂要稍稍釋你回去。不要把此事張揚出來。但你被釋後，要作如何舉動，不妨實告。」

賈炳仁這時，覺袁世凱此話，真是開誠佈公。料他真別有深意，這樣如何好負他？因此直說道：「我被拿時，本不望有再生之日。惟若得邀大人高量，憐得重生，這點私恩，卻不能不念。惟我宗旨不能改變，只自悔學問未優，作事不密，既已被捕，又靠省釋於人。此後惟有埋名隱姓，老守田園，不復問天下事罷了。若感私情而變初心，慕勢利而受驅策，是某所不能為也。」袁世凱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，道是『三軍可奪帥，匹夫不可奪志』；又道是『士各有志，不能相強』。足下此言，實如披肝瀝膽，令人敬佩。但足下言不願受人驅策，難道本部堂除了足下，就沒人使任不成？總而言之，本部堂之意，務欲成全足下，萬勿以他意生疑才好。」賈炳仁道：「大人之言，亦是實話。惟欲成全於我，敢問大人所以成全之道。莫不是聽某一言，有感於心，故改念為國民造福，以成某之志乎？抑以某此來，甘蹈白刃，為轟政、荊卿之所為，今已被擒，故欲先殺吾首，使吾如荊卿一般，傳之後世，因以成名乎？若是不然，有何成全之法，務請大人明示。」

袁世凱笑道：「足下所言皆非也。本部堂所處地位，不能行足下之志。故目下與足下宗旨不同。若謂必殺足下，然後足下成名，又萬元此成全之法。昔張良矢志與韓報仇，終輕舉妄動，而無濟於事。本部堂雖不能比得秦皇，惟足下究與昔日張良相彷彿。故所謂成全足下者，亦如黃石公之成全張良而已。」

本部堂雖無張良之才，但足下既懷救國大志，惟以血氣用事，像東（朱）家郭解一流，究是沒用的。是以本部堂決意將足下省釋。此後望足下奮力於國家，仍須光明正大，若區區求刺刃於個人，事本無補，且足下縱輕於一死，試問足下有若干頭顱，有若干性命，能死得若干次？若小用其才，自輕其命，此匹夫匹婦之氣，若有志國家者可不不必為。足下以為然否？」賈炳仁道：「大人既國土相許，那敢不勉。總而言之，大人行大人之志，某亦將有以慰大人成全之苦心也。餘外倒不必多說。」袁世凱聽罷大喜。

是時，已談至深夜。袁世凱乘夜再傳巡捕來見，密地再囑咐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千萬不要傳說。且此等事若太過張揚，反使鶴唳風聲，愈為緊急，只可作為沒事的，任他自興自滅，較為上策。若是不然，要做打草驚蛇，怕暗殺之風日盛，連那些桀驁之徒，反要犧牲一命，從這裡博個聲名。那時刺客日多，只怕拿不勝拿，捕不勝捕了。」

巡捕聽罷，只是點頭無語。因袁世凱之言，他既不敢違抗，惟自己以為拿了這個刺客，當是一件絕大的功勞，好謀個獎敘，今袁世凱獨不要張揚，這場保舉，定是沒望了，故此更不答話。

袁世凱默會其意，即說道：「論起這件事，都是你一片心，實在可取。今本部堂縱不把此事再提，將來必尋一個機會，好提拔你，以作勉勵，你盡可放心。即衙內各人，你也提點他們，不要多說。你們既盡心衙內各事，本部堂自然有主意的。」那巡捕聽罷，方諾諾連聲的去了。

袁世凱即轉回上房，拿了二千銀子出來，全是西國銀行的銀票，即對賈炳仁道：「今有銀子二千元，本部堂要送給你。」

你明早速離此間，不要逗留。你拿了銀子，若要歸守田園，不問世事，盡可過活得去；若有心國家，就拿這些銀子往外洋遊學，他日成功，盡多合用之處。但須知丈夫做事，要正正大大，磊磊落落，不要徒輕性命，像那愚夫愚婦以死為榮，實不足取也。」說罷，即將銀子交給賈炳仁。那賈炳仁一力堅持，口口聲聲說：「得留殘生，已是萬幸，再不敢領此巨款。」惟袁世凱苦苦要贈他，並說：「這二千銀子雖少，正所以成全你一生事業。」賈炳仁被強不過，方才受了。並道：「某以血氣用事，今番所遇若不是大人，恐今日在狴犴中，明日即登斷頭台上了。」說罷，無限哀感。袁世凱復勉勵一番而別。

自此，直督衙中都不提拿獲刺客的事。只自賈炳仁被獲那一天，傳出之後，所有天津一帶也哄傳了，都欲聽候著此案怎樣辦法。初時報紙方傳遍了，過了兩三天，竟絕無消息。有與督衙員役認識的，也來問及此事，倒答稱是假的。過一會，漸漸不提，便當此是真正誤傳的了。

話休絮煩。單表當日聯俄之議不成，俄羅斯已知道北京政府裡頭，用陰柔籠絡不得，便欲用那強硬手段。因自中東戰後，俄人恃著首倡仗義，替中國爭還遼東半島，所以索得旅順租界及東清鐵路，又借保護鐵路為名，在滿洲派駐護兵。

及庚子之亂，和約既成以後，北京政府本與俄國訂明，那鐵路護兵分三期撤退。到那時，俄國竟要違約。因他要尋東方根據，正欲借撤兵之名，多索滿洲土地權利。不提防北京政府，又因國民紛說拒俄，所以只催俄人遵約撤兵，絕不敢割讓權利。

俄人老羞成怒，不特不撤兵，反調護兵踞了奉天省城。經將軍增祺再三詰問，俄人反怒增祺多事，也把增祺將軍拘囚去了；更在清國陵寢地方移作兵房，百般欺藐。任清外部如何交涉，俄使總是不理。那俄人真是目無清國，以為可以任意佔領。不料竟激怒了日本政府，因日政府前時已索得遼東半島，忽被俄人強奪了去，一來畏俄國強大，二來與中國疲戰之後，自不敢再惹俄人，是以隱怒，只與俄人訂約，言明自後大家不得占取遼東，計前後隱怒十年。

日政府早料著與俄人終有一日要決裂的，就養精蓄銳，儲蓄財政，增練水陸人馬。又慮俄國地方寒凍，日兵知將來捱不得，故又在北海道練了一支奇兵，專能耐寒的，正要尋個機會，與俄人開仗，好雪從前奪遼東半島之恨。恰可俄人踞了奉天，大背前約。北京政府無權無力，竟奈不得他何，日本政府就執前約，向俄人詰問。一面電令駐俄的日使，與俄政府交涉；一面又令外務省，與駐日的俄使交涉，要俄人退出奉天。不料俄政府全不以日本為意，且占踞奉天這件事情，論公理與及約章，固對不住清國，又對不住日本，本無言可答，惟有自恃強大，以為日本斷不敢與自己抗爭。故於日本政府所有照會詰問，只是支吾答覆，弄得日本國民個個激憤。

日政府見民氣可用，況又積十年來與俄國相仇的，今見俄人答覆，絕無要領，料知一定要戰，便外示和平，使俄人不做準備；且知俄國西伯利亞鐵路，只成了單軌，遠兵運糧，仍屬不易。怕將來交通日便，更難與俄人開戰，遂決於此時見仗。

驅俄人不以為意，益發示以畏戰的形色，因國民愈憤，更把議院解散了。俄人因此更信日本真無戰心，是以一切東方軍備，只隨意敷衍。

時北京政府因俄人不退，正望日本與俄人開戰，故暗向日政府慫恿，並願合兵。惟日政府細付：「清國實是不能戰的，若與之合兵，勝時便是兩國破俄，不見得自己本領；若不幸致敗，更以兩國相合，且不能敵俄，更為失羞。至於日勝清敗，俄人必單趨海國一面，更難以兼顧。」故一意不要清國幫助；即力清清國，如日用開仗時，務請清國守嚴正中立，不必與及戰事。那清政府見得不要自己出兵，更為得法，自沒有不願。

果然，日政府最後發一道文書交給俄人，只讓俄人把北滿洲收為勢力圈，要任日本處置朝鮮的事，又要俄人退出南滿洲，限俄人四十八點鐘回復。不意俄人實不自量，並欲鯨吞朝鮮，到期仍支吾答覆日本。日皇便立刻復集議院，立時開仗。因清政府以有言在前，要守中立的，到這會自然宣佈中立。恰那直隸地方，正與戰地為鄰，故這個嚴守中立的責任，又在袁世凱身上。正是：
任把東遼開戰務，反安中立作旁觀。